

阅读的魔力

孙瑜

上小学的时候，每次溜入父亲的书房，就像进了“阿里巴巴”的宝库，每本书都在书柜里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我总会趁父亲不注意，悄悄藏一本在衣襟下，夹回房间细细品读。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，勤奋刻苦，对子女管教很严，并不赞成我过早涉猎大量课外闲书，担心影响学业。待父亲发觉我已经像着了魔一样无法抑制读书的冲动，便单独开放给我一个书柜，里面摆满了他精心挑选的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各类书籍。

当时的我拿到书柜的钥匙后，兴奋极了，仿佛捡着了“芝麻开门”的密匙！但父亲严肃地对我讲了一番话，至今犹在耳畔：“读书一定要有所挑选，书的品质非常重要，读适合自己的好书如得良友，读不好的书也像交不好的朋友一样，可能会伤害到你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所有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在这个书柜旁度过的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我阅读的范围又延展至整个书房，父亲珍藏的那些古今中外各类书籍，真的变成了金光闪闪的知识宝库，那一本本厚薄不等的书，统统变成了通往创作之路的奠基石，直至我终于成长为一位职业作家，那些宝贵的书籍仍然相伴我的左右。并且，一直在更新和丰富。

时光荏苒。慢慢的，我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书房。慢慢的，我的书房里也有了一位爱看书的小姑娘——我的女儿惠子。这位爱看书的小姑娘五岁起便有了自己的小书架，后来又增至三个小书柜，里面都是惠子喜爱的、适合她这个年龄段阅读的各类图书。如今，八岁多的惠子已经自由创作了近百篇作品，有诗歌、散文和童话；并且，也已经嗜书如

命，甚至连吃饭和睡觉都离不开书的陪伴。惠子在她的诗歌《书》中这样写道：

一本好书会是你的良师益友，
也是不会说话的老师，
还可以是能随时随地为你解答问题的教授，

一本好书，有时成为诗人写诗的灵感，
又能感受书中的美，和给你启发。
所以好书就像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灵感之泉。

我们要跟书做好朋友，
不能损坏它，也不能砸它，
让我们跟书做好朋友吧！
让我们与书共度一生吧！

看到八岁的女儿已经对书籍产生了这样的情感，我真的深感欣慰。一位酷爱读书的人，无论今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，无论处于生活的顺境还是逆境，都不会孤独，都能在阅读中静下心来，从书中看到远方，寻找到的希望！

我感激我的父亲，不光是父亲留给我众多的好书，关键是父亲培养了我优良的读书习惯，使我很早便感受到了阅读的魔力，大师们的作品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根，诗人们的佳句在我青春的血管内流动，并在我后来的创作中逐渐焕发出耀眼的神采。如今，这阅读的魔力已通过我继承到了女儿的身上，在一代代的传承中延续着“勤奋苦读”的家风。

我始终记着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一个人读多少书是写在脸上的”。正所谓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读书的益处无穷无尽。古人云：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。不

吃饭则饥，不读书则愚”。读书可以使人作出理智的判断，不为蝇头小利而动，不为艰难险阻所困，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，做一个勤奋、诚信、品质高洁的人。

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，把“读书”定为家风，是不少家族的优秀传统。“处世无如为善乐，传家惟有读书高。”晚清重臣曾国藩，敦促家人每日坚持学习，并多次为全家拟定严格的学习计划，把读书与劳动作为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以“诗、书、画”三绝闻名于世的郑板桥曾以竹人联写到：“咬完几句有用书，可充饮食；养成数竿新生竹，直似儿孙。”以此教育儿孙要勤读好书，做人要像竹子一样虚心有节、刚直不阿。

“虎门销烟”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十分重视家教，他曾写道：“子孙若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子孙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愚而多财，则增其过。”林则徐因病辞官回乡后生活俭朴，但要求子孙勤学苦读，处处言传身教，时时督促教导，乡亲们无不称赞他是做人的楷模。

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——高尔基的这句名言，形象地说明了书籍对推进人类文明的作用。一个爱读书的人，必定是一个素质较高的人；一个爱读书的民族，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。缺少书香浸润的家风一定会底气不足，难以对民风、政风和社会风气产生正面和积极影响。

“修身，齐家，才能治国平天下。”让我们每个人都从爱书和读书做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阅读的魔力终将使你对自己刮目相看。

暖暖

飞鸟

母亲说：“暖暖死了……”说着就哭泣起来，我握着电话不知道如何劝慰母亲。我眼前浮现出暖暖活泼可爱的身影……

暖暖初到我家，是在一个仲春的午后，槐花白灿灿地开成云彩，香气弥漫。母亲抱着暖暖，笑着说：“辉，看看它多乖。”暖暖温顺地蜷在母亲臂弯里，两只小黑眼珠亮晶晶的，羞怯地打量我，打量新家的环境。淡黑色的小鼻子轻轻地嗅着，圆耳朵来回地晃动。母亲把他放在地上，它先迟疑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四处张望，没过几分钟，就摇着小尾巴奔跑起来。只是太小，还跑不稳，跌跌撞撞的样子，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我说：“给它起个名字，叫暖暖怎么样？”母亲连连说好。

我再见到暖暖是半年后，我进家，一只漂亮的小狗冲我“汪汪”地叫。白色的毛夹杂了很多块黑色花纹，像一位顶尖的皮草设计师精心设计出来的，看上去很古典和雅致。我猜它是暖暖，就喊：“暖暖，暖暖。”它愣住了，大概感觉我如此陌生却能知道它的名字很是不可思议，就停止叫声，微微摇动尾巴，清澈的眼睛望着我。母亲走出厨屋，手上还沾着面，她又在为我擀面条了。我打小就爱吃母亲做的手擀面。暖暖围着母亲和我转了几圈，我弯腰，暖暖扑进我的怀里。

接着我去了南方打工，只在过年时回来几天，有次连续两年没回家。和母亲打电话，她总会说起暖暖。我时常想，真应该感谢暖暖。是暖暖慰藉了母亲孤独的心灵，为母亲减去些孤单和凄凉。父亲去世早，我又常年不在家，母亲独住在村里。随着年岁增加，孤独感肯定与日俱增。她却从来不曾诉苦，甚至不曾流露出半点哀伤，只是为了让我少些挂念。

母亲喜欢去村东头的小超市看人打牌，有时候也坐下打几圈，消磨些晚间的时光。散场大多十点左右，母亲回家，远远看见暖暖跑过来，在路灯下跳着闹着，撒着欢儿扑过来，然后跟随母亲回家。因为暖暖，母亲



改掉了一个人不爱煮汤的习惯。母亲肠胃不好，但一个人嫌麻烦又不喜欢煮汤。暖暖来了后，母亲就开始煮汤了，把馒头泡进汤里倒在暖暖的食盆里，看暖暖欢喜地吃，大概是母亲最快乐的事。

暖暖是小型狗，年岁不长，一般活不过十年。我偶尔想，假如暖暖死了，母亲会多么伤心啊，但立刻就强压下这个念头，好像暖暖不会死似的。用自己欺骗自己来安慰自己。可是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，现在暖暖死

了，母亲很难过。

我在南方的工作稳定了，但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住在宿舍里，就算这样，只要母亲愿意跟我来住，我会毫不犹豫地租房。等电话那头的母亲平息了情绪，我和她商量来南方住，母亲坚决不同意。她习惯了乡村的宁静，习惯了乡村的味道。

母亲最后说：“辉，你安心工作，我准备再养一只小狗，还叫它暖暖。”我泪如雨下，暗想，也许我该回家了。

那年

父亲酿造酩酊酒

尚纯江

父亲没得帕金森病时，爱喝两口小酒，尤其是爱喝酩酊酒。父亲说，酩酊酒串脾活血，能够疏通经络，喝起来舒服。

但是，这些年，纯正的酩酊酒实在难买。一是酿造酩酊酒利太薄，二是现如今酿造酩酊酒所用的谷子难买。粘谷，已经没有人种了。所以，平时父亲喝的酩酊酒大多是假的，是用大米酿造的酩酊酒。

那年，五弟托朋友给父亲捎了一壶酩酊酒，说是很贵。父亲抿了一口酒，咂了咂嘴说：“这不是酩酊子，也是用大米玉米酿造的。”语气里，带有些许遗憾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，父亲老想着自己造酒。父亲年轻时有过造酒的经历，造过白干酒，也造过酩酊酒。父亲来城里时，老是在粮油店转悠，看看是否能够买到那种酿酒用的粘谷。很遗憾，父亲总是兴冲冲地去，悻悻地回。有一年春天，父亲向我说：“今年，我自己种粘谷造酒。”

我说：“爸，你今年七十多岁了，种啥谷子？再说，现在粘谷种子都不好找。”但是，父亲有着一副倔脾脾气，使起性子来八匹马也拉不回。那年春天，父亲终于买到了粘谷种子，在家乡太平沟边上的那块田地里种上了谷子。有人说，父亲对待那块田很细心，简直是象对待自己的儿子。

谷子种上后在和风细雨中一天天成长，把那块田地染成浓郁的绿色。经过春、度过夏，谷子长势喜人，长得齐腰深。父亲看着满眼的绿，眼里充满笑意，仿佛眼前的谷子马上就能变成酩酊酒。

秋天里，谷子渐渐地结出了穗子，穗子渐渐地开了花，结了籽。丰收就在眼前，笑意写在父亲脸上。但是，令父亲意想不到的，随着谷穗一天天长大，麻雀也一天天增多。铺天盖地的麻雀，黑压压一片，把碧绿的谷田变成黑色，唧唧喳喳。父亲在地里插上草人，在田头燃放鞭炮，但这一切对麻雀来说都无济于事。麻雀一群群飞过来，一群群飞过去。没过多久，父亲对于谷子的丰收就不抱希望了，说：“咱种谷子是为了造酒，可这些麻雀是为了肚子，算了吧。”

那年，父亲种了三亩谷子，只收了百把斤谷算子。父亲把这些谷算子用水洗干净，用大锅蒸了，在一层层黏米饭上洒上酒曲，装进一个大瓮里，密封瓮口。过了几天，瓮里就弥散出醉人的酒香。父亲打开瓮，在瓮里兑上一些凉开水，浓郁的酒香便弥散在院子上空。父亲把酿好的酒从瓮里倒出来，经过过滤，琥珀色带点微黄色的酩酊酒就展现在人们面前。

当年，三亩地谷子酿了一坛酒，父亲喝着自己酿的酩酊酒说：“这酒好香好香。”

但是，从那时起，父亲再也不种谷子了，也不自己酿酒了。前天父亲在我这里小住，我提起他那年种谷子酿酒的事儿，父亲笑道：“我没有想到，现在‘小小中’（麻雀）这么多，原来生产队时咋没有恁些‘小小中’呢？”我说：“过去‘小小中’也多，但那时种的谷子也多。谷子多了，‘小小中’也就少了。”